

苍山笑 烟雨遥
谁胜谁负 天知晓

QIAN KUN XIA QING

乾坤



昆仑秋 著

新新情侠小说

农村读物出版社

侠情

新新情侠小说

乾坤侠情



昆仑秋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乾坤侠情/昆仑秋著.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1. 10

(新新情侠小说)

ISBN 7-5048-3534-X

I. 乾... II. 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682 号

出 版 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李岩松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7. 本版 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苍山笑，烟雨遥
谁胜谁负天知晓





目

录

第一章	古刹毒窟	(1)
第二章	神秘行僧	(7)
第三章	扑朔迷离	(13)
第四章	雾海迷团	(25)
第五章	江城寻根	(33)
第六章	同形异性	(45)
第七章	分托乾坤	(56)
第八章	遥路险生	(68)
第九章	秀山客栈	(83)
第十章	身世初白	(95)
第十一章	阴阳药草	(113)
第十二章	异国奇谷	(119)
第十三章	定坤树花	(143)
第十四章	孤岛闹坳	(154)
第十五章	仇人相见	(177)
第十六章	砾原女巫	(195)
第十七章	暗物惊音	(213)
第十八章	莽林蛇险	(224)
第十九章	孤鹭仇结	(235)
第二十章	帕斯姆利	(275)

第二十一章	眇僧传信	(296)
第二十二章	义马豹人	(311)
第二十三章	原形毕露	(327)
第二十四章	蓝面番僧	(344)
第二十五章	峨眉情缘	(362)
第二十六章	成龙伏虎	(383)



第一章

古刹毒窟

吞云纳雾，半山腰一座古刹。

钟楼掩在峭壁苍松中，经阁峙立飞瀑溅花旁，佛殿头枕月窟根盘山关，佛寺门前金漆“寒山禅院”四个大字。

当……当……

中夜报更的钟声响过，除了偶尔传出的夜枭泣唤声，月光寒浸的禅院内，夜阑人静。

禅院住持弘道方丈的禅房中仍是烛火煌煌，每日晚殿过后他照例还要安排妥当次日的法事，还要处心于这个拥有五百僧人的寺院的诸多事务。

诸事忙过，弘道将左手佛珠挥了挥，站在他身后的一个僧监走了过来。

“方丈，夜深了，您该歇息了。”僧监边说边帮弘道解下他身披的朱红袈裟。

“你留下侍候，其他人都退下去吧！”弘道下了令，五六个跟班的都退了出去。

僧监走在前将侧门推开，弘道踱着方步迈进了内室。

一迈过门槛，弘道像是演完戏下了场，刚才紧绷着的脸松弛了，腰不那么挺，肩也不那么端。

“小子，今晚上的夜宵点心准备好了吗？”他像是闻到了什么佳肴似的抽了两抽又直又长的鹰鼻，斜扬着淡淡的眉毛瞧着僧监。

“回佛爷您呐，这点心虽不是什么大户人家里的名膳名点，是我们今儿个在山路边拾到的野果子，可也……”

“少说闲话，你们近来是养懒了，竟拿些别人吃剩下的隔夜冷饭来顶差，今儿个要还是那一类粗菜淡饭，小心我……”弘道哼着鼻子没有说下去。

“佛祖有眼，小的侍候您不敢有一点儿偷懒，这果子虽然是野味的，看上去可满鲜嫩，我这就给您呈上来。”僧监说着走到房角的一个阁板前，用手按动机关，一扇暗门打开，漏出了一个暗道，他一躬身闪了进去。

已过天命之年的弘道经过了一天繁忙的佛事，此时感到倦意袭来，可同时另一种火烧火燎的骚动感又驱走了倦意。

弘道从禅榻旁的小方几上，拿起了一个瓷瓶，打开瓶盖，药香、酒香扑鼻而入，这里装着他用秘方配制的酒。

他轻呷了几口，顿时一股热流传遍周身，他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岁月，骚动感将他荡动得像腾在了一片仙雾中，一个个雾中仙女向他眨着媚眼，他真想向她们扑过去……

僧监瘦长的身形又从暗道中闪了出来，只是双手间多拥了一件软软的物体，他将那软物轻搁在方丈的禅床上。

“今儿个擦黑前，我们几个要到庄里去给您办‘夜宵’，您说还真凑巧，刚一下山就在道旁碰上了她。这妞儿倒在地上，可能是饿晕了，我们将她救醒了。您猜怎么着，她二话没说就用掌朝咱一个兄弟劈了过去，像是跟咱们这和尚有世仇似的，那兄弟胳膊立马就断了，要不是我们拦着，那兄弟非一刀把这妞儿给捅了不可。我上去将她要穴点了，才制住了她，看样子她还有点儿身手，脾气又烈，您可也得提防这‘野果子’一点儿。”

僧监说罢，退了出去，反手将阁房门紧紧地掩好，熄了外屋的烛灯。

他完成了每天的这一件“要差”。

躺在禅榻上的“点心”看样子也是武林圈儿里的人，她身着粉红色劲装，雪白的锦带束着袅娜的腰身，脚踏粉色行靴。她张合着珠红的樱唇显然是在说着什么，只是因哑穴被制，发不出声来，一双明眸直视着弘道，闪出的神光那么彻亮，那么清纯，就像刚刚从瑶宫转世的仙儿。

弘道一下子呆住了，嘴里喃喃道：“是她，不会错，就是她。这回她真落在我手里了……”

要是别的什么“点心”，他早就会一下子就扑食了，可这是他

朝思暮想的“佳肴”，他要欣赏，要好好地品尝。

弘道坐在她的身边，拿起她纤美雪白的嫩手亲吻着，又抚摸着她的粉腮，……他罪恶的手向下从衣领伸向她的胸部，可他的手像是被什么扎了似的抽了回来，他感觉有点儿异样，她的肌肤虽异常细嫩，但却是一部长着毛的平平的男人的胸脯。他再也按捺不住了，疯狂地扯开了她的衣服，触向……

弘道像是被蝎子螫了似的，从她身边一下子站了起来，“怎么？这是个男的，是个男扮女装的假货，这不是她，不是她。”他感觉自己像是从无比兴奋的悬崖上跌落了下来，混身的热血一下子凝固了，冰凉了……

一个理念涌了上来，弘道先将“她”的哑穴解开了。

“长老，我憋得好难受啊！”传出的是一个地道的男声。

“你是谁，为什么男扮女装？”弘道的声音又像是在佛场布道般了。

“我！我？……我的脑子怎么空空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是谁？我怎么不知道我是谁呢？”

“别装腔，快说出你来之处的使令，不然……哼……哼……，你可就别想迈这座禅院了。”

“使令？长老，什么使令？我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这是在哪儿，我怎么手脚不听使唤啊？”他的眼神向弘道射出的光那么纯真，很难让人相信这眼神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暗藏更险恶的世界。

弘道又盘问了他一阵，由这个“假货”所能回答的说明他如果不是一个真的白痴的话，也是一个得了失忆病的人。

弘道产生了一种被戏弄感，他将“点心”一把从禅床上拽了下来，疯狂地踢打着这个冒牌货，以发泄心头的邪火，直到这块雪白的“物体”出现了诸多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斑迹，已经哼都哼不出声为止。

他每晚吃剩的“点心”都是有“她”固定的去处的。对这个吃不进嘴的家伙他更没有一丝的慈悲之心了。

弘道踩了一下榻前的机关，地下的隔板向两旁张开，下面露出一个深黑的山窟。“扑腾腾”一只秃雕从窟内扑飞了出来，停落在

弘道的手背上，弘道用另一只手抚弄着它的翼羽，秃雕驯顺地晃着头，两只血红的圆凸眼死盯着那个“点心”，洞中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吱吱”、“丝丝”的鸟兽声。

弘道将那“点心”拽到洞前，一脚踹了下去，那秃雕扑着羽翼急追飞了进去。

隔板又关闭了。

弘道觉得真的累极了，胖胖的身躯一下子倒卧在禅床上，他已无力也无心打坐到更尽了。

早殿前，那瘦瘦的僧监推开阁门来听候。

弘道已端坐在禅榻上，闭着双眼，诵着佛经，捻着佛珠。

僧监是个机灵透顶的人，他见弘道方丈虽似用心事佛，但眉宇间透出了凶怒之气，淡淡的眉梢上挑，薄薄的唇角下撇着，便站在一旁不敢多话。

半晌，弘道方丈才睁开眼，僧监偷眼望了望，那双眼神的两股寒光令他耸然。

“方丈，今几个我带几个弟兄到镇上去给您弄些上等货来！”

“蠢蛋！你连真货假货都分不清，昨晚弄了个假货来充数，今几个你是想尝尝寺里的法杖了。”

“小的不知您说的假货指的是什么，咱侍候您不周的地方望佛爷多指教，小的知过必改，只求您原谅了这一次。”

“你知道昨晚那点心是阴物还是阳物？”

“那还用猜，我们兄弟几个都觉得那小妞长得够味儿了，只是性烈了些，是不是伤了……”

“呸！你们是阴阳不辨，公母不分啊！”

“什么？方丈您是说那是个……”

“是个男扮女装的冒牌货。”

僧监目瞪口呆，扑通跪在了方丈面前道：“小的确实不知那野果是……，绝不是有意蒙骗您老，小的知罪，知罪。”他心想今天这二十杖棍怕是得挨上了。

幸好，此时首堂来谒见方丈，僧监才免了这一难。

首堂道：“方丈，今晨我在寺院各处巡察，有一奇事想禀告



您。”

“什么奇事，说来我听。”

“看管毒兽洞的小和尚告诉我今早在洞里发现一个活人，我不信。我随他来到毒兽洞，从观察孔往里一瞅，您猜怎么着，真有一个挺秀气的小子坐在洞里，那些鸟呀兽的乖乖地在他身边，他自自由由地一点儿也没被伤着。我已命小和尚将他从兽洞里放了出来……”

“他对你们说了些什么？”弘道的秘事只有几个贴身心腹知道，他心里有鬼急忙追问首堂。

“这个小子像是打地狱里出来的，一问三不知，不知姓甚名谁，不知来自何方，也不知怎么掉进了这个洞里。”

“噢！有这样一个奇人吗？有道是天机玄秘，人间也无奇不有。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人啊！”

“佛祖赐我辈大慈大悲之心，我想此人既然落到本寺，地狱不收，父母不妻，四方不知的人，就自当留在我寺中。”

“此人来路不明，照寺规是不能在我禅院留宿的。”

“我想也是的，不过咱们那毒兽洞正缺一有喂养鸟兽的饲养，他更有毒不死、咬不伤的奇功，何不令他住在那里喂养鸟兽，免得再误伤其他的看守员了。”

弘道双掌合闭，将手中的白玉法笈捻了一回后答道：“你说的也是，毒兽洞里鸟兽虽乃毒杀生灵的毒物，但毕竟也是些生灵，附近村民捕捉到它们，扔在这个洞内放生，我们看管好它们，也是佛门善事。寺里的徒儿们谁都不愿意管这件事，怕被毒物伤害，这点也是能让人理解的，就让这个小子在那里照管吧！这大概也是佛祖的意旨吧！”

第二章

神秘行僧

半轮寒月，配几点疏星，散在淡青的天穹之上。

一个行僧，雪鬓驼背弓腰，叩寺门求夜宿寒山禅院。

照寺规小和尚将他领到正殿谒见弘道方丈。

大雄宝殿内，佛香燃得正旺，弘道方丈领着众僧正在拜八十八佛，齐诵《大忏悔经》，那白发行僧也在一旁同拜同诵。

晚殿课毕，众僧退去，弘道合掌端坐在三世佛前的莲花坛上，小和尚悄声过去在他身旁耳语了几句。

弘道睁开双眼打量着面前的白发行僧：“老师父是哪个寺里的长老啊？”

“贫僧乃宝华山隆昌寺方丈，法号元轮。”

“看老师父您年纪少说也过七旬了，不在居寺寂修，为何还要受餐风斋露之苦在外参方呢？”

“贫僧修行了六旬有余，悟出九宗同出一源之理，在祖佛前立下联九宗归我佛的誓言，所以不畏苦行到各处参拜各宗祖庭，今夜路过贵寺，只想求宿一夜。”

“老师父年高志远，晚辈十分钦佩，本寺理应招待。”弘道当下命小和尚领他到云水堂住下。

夜半，古刹寂然，只有几处佛灯在睡死了的眠山上眨眼。

只见云水堂的房门轻被推开，一个人从里面隐出，他蹑足没进漆黑的屋影处，身形一纵跃上了屋顶，动作干净利落，似猿般灵活。

夜行人越过正殿的屋脊沿房檐摸到面南的禅房外面的廊柱处，他双腿一抱钩住了红漆柱，腰背一挺，双手一撒，用金猴探月式从窗缝朝禅房里窥视。

禅房内还掌着烛灯，那弘道正趺坐在禅榻上，他目不睁，合掌

于胸前，禅坐待更。

弘道正喃喃颂经却突然道出一语：“梁上客，知你老眼昏花，辨不清屋内之物了，让我借给你一点儿光吧！”说罢便用手在蜡烛的火苗上抓了一把，往窗前一抛，从窗缝里“吡”的一声窜出了一缕细细的头丝，掠向夜行人的前额。

夜行人不惊不诧，用掌心一推，火丝缩回了窗内，落在桌子上，只见是一点蜡泪。

“多日未见，你倒是有了长进，想和我比试比试，好，咱们就到院子里练练看，若你胜过我，我将这气功第一法师的大号让给你。”

不见门开，也听不到响动。

转眼间院子里桌前一椅上已坐着那阔脸鹰鼻，弘道冷笑了三声，像夜枭的声音。

不知不觉他的手里又多了一把摇扇，弘道轻搦了几下，院角一棵叶茂的银杏树似被风吹动，叶子发出了沙沙声。

“树上客，你不肯下来我就敬你一杯。”

一壶酒，两个耳杯已摆在了桌上，弘道斟了满满一杯朝树上扬了扬后一饮而尽，又把另一个酒杯也斟满酒，蓦地朝树上一泼。

那酒杯里的酒竟变成了一把雪亮的匕首疾飞向树叶丛中。“当”的一声那匕首转回了头，朝弘道的头上方直落而下，他用手一接，抓在手里的不是匕首，却是一只苦行僧的破麻鞋。

“小子，你竟敢戏弄于我。好！咱们这场戏该收场了！”弘道恼羞成怒，他吹了一声尖尖的口哨。

扑翼声由远向近，秃雕飞了过来，它在弘道的头上盘旋了两圈，叫了两声，像是老人在干咳，便直朝银杏树上飞去。

树叶丛中传来了一阵扑打声，秃雕飞了回来，喙里衔着的肉还在滴血，张开双翼扬长而去。

“扑通”一声，树上人跌落了下来。

僧监带着几个护卫和尚围了过去。月光下可认出已昏死过去的是那个求宿的驼背老僧。

“这老贼竟是个刺客。”僧监道。



“他一点儿也不老。”弘道走上前，用手将那白色假发拨落，又在他的脸上抹了抹，露出的是一张年轻英俊的男人的脸。

“欧阳成龙，你虽易了容，但骗不过我的眼睛。这一回我不信你还会死里逃生了，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下地狱的周年了。你们几个成全他，把他扔到毒兽窟里‘放生’吧。”

四个护卫和尚各拽住那尸首的各一肢往后挑抬去。

“小子，你先等一等。”弘道叫过瘦僧监道。

“佛爷，您该吃点心了，我这就给您准备去，今儿个准让您吃舒心了。”僧监十分殷勤地说道。

“小子，你侍候我不少年了，我看你还有点儿孝心，准备提携你，派你去办一件能成大业的美差。”

“那我就先谢过方丈了。”

“今儿个接到圣旨，要本寺荐举一位德法双全的和尚随官船到西洋一些佛国通和，我考虑再三，准备向圣上推荐你去。”

“小的无才竟受方丈如此重举，您待我真是恩重如山。”

“慢谢，我推荐你还有另一个缘由，你是寺里武功最高的，你这次出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弘道与僧监耳语声越来越低。

后院的山坡上有一个天然的洞穴，洞口不大约有二尺见方，但里面深邃莫测，大洞叠着小洞，千回万转，以前就很少有人敢进去，从被弘道下令辟为毒兽窟后，这里更是常犬望而却步的禁区。洞旁有一排房屋，为看守人居住、堆放喂物所用。

四个和尚将尸首抬到屋前，走近毒窟他们都不由觉得后背发凉。

“冀不德……冀不德……”这是在呼叫那个看守的名字。

“三更半夜的……像是夜叉来勾魂……”看守揉着眼睛出来。

“方丈吩咐把这块肉扔到洞里。”

“嘿，毒将军，今晚你的喽罗们要开荤了。”

“兄长，这死人是从哪儿抬来的？”冀不德盯着那具尸首问道。

“这家伙是个刺客，打扮成老头想对方丈行刺，他也不想被杀。”

方丈可是天下无敌的无极功法掌门人啊……!”

“你跟这傻小子啰嗦些什么，喂，毒呆子快把山洞铁门打开吧，我们还得向方丈交差呢!”

“夜里黑咕隆咚的，打开窟门我怕那些东西伤了你们，把这死人先放在堆物房中，明天白天我再干吧。反正他也跑不了了。”

四个和尚已有些魂不守舍。胆小的腿肚子已开始发抖了，胆大些的也觉得只要能交差这危险的事儿还是得推手则推手，他们把尸首抬到堆料房，又叮嘱了冀不德几句就赶紧离开了。

冀不德察看面前这具死尸——他有着一张气度不凡的英俊面容。顿然间，他感到自己空茫的脑海中隐隐浮出一丝微颤的重现的影象：熟悉的微挑的剑眉，眉间还有一颗小米粒大的红痣。他以前认识这个人吗？他努力想着，但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

冀不德见他左肩上有一处伤口，血已凝固肉已开始变黑，他知道这是被毒物咬伤而致的，用手贴到他的鼻孔，发现还有极微的气息。

“你是条好汉，我要把你救活。”冀不德被一种对他似曾相识、内心钦佩的良知所驱动，迅速回到居屋，找出了两颗丸药——这是为以前在这里当看守的人防备误伤时准备的救急丹。

冀不德掰开那好汉紧闭的牙关，把丸药送进去，又捏住他的鼻翼，少顷那丸药便被吞噬了下去。

那刺客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见眼前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美少年。

“你是什么人？”刺客问道。

“人人都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我就不知道，不记得爹，不记得妈，不知道怎么来到这个鬼地方，还得当这么个毒兽洞的看守。你就叫我冀不德吧！请问好汉贵姓？”

“既然你救了我，又称我好汉，我就告诉你我叫欧阳成龙。喂，小兄弟，看你长得一脸正气，干嘛在这儿给那弘道秃贼做事啊？”欧阳成龙细细打量着这个言谈间颇有几分天真的少年，觉得他长得很像他心目中难以忘怀的一个女孩，暗叹：老天怎么会造出相貌如此酷似的一男一女呢。

“我不知得了什么病，过去的事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恨那秃